

解放日報

今日出版一大張 第四六四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廿五日

本期零售二角 每月六元 半年卅二元 全年六十元 社址：延安解放日報社

招領啟事

本部遺失三等車票一張，由西安至延平，票號：延平八八八八號，金額：四元。如有拾獲者，請送還本部，定有重酬。此啟。

遺失聲明

本人遺失三等車票一張，由西安至延平，票號：延平八八八八號，金額：四元。如有拾獲者，請送還本部，定有重酬。此啟。

啟事

我於今年七月十九日由西安乘火車赴延平，因車票遺失，特此聲明。如有拾獲者，請送還本部，定有重酬。此啟。

陝甘寧邊區師範學校招生廣告

一、宗旨：為培養邊區地方國民教育之人才。
二、名額：招收男女生一百名。
三、資格：初中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者。
四、報名：自即日起至八月十日止。
五、考試：八月十一日舉行。
六、校址：延安。
七、報名處：陝甘寧邊區師範學校招生處。

寇軍萬餘再犯冀東

我軍反掃蕩屢挫敵鋒

晉察冀六月份殲敵千餘

我軍乘勝再克臨川

殘敵紛向南昌潰退

西路我克餘江續攻餘干

民主動員方式下

晉西北民衆參軍熱

威爾基

切望我朝野人士會晤

蘇布拉克上校

論南路空戰

頓河河曲戰

高加索紅軍誘敵入

敵缺給養衣衫襪

飲食不繼時疫流行

甘省物產展覽會

甘省物產展覽會

英華委員會

書明聲表發

各省分設

合作事業管理處

通社

長開通訊員工作

通社

長開通訊員工作

通社

長開通訊員工作

通社

伊朗伊拉克 英設陸軍指揮部

威爾遜將軍任總司令

【路透社倫敦廿四日電】英政府今日宣佈：威爾遜將軍將任總司令，指揮在波斯灣之英軍。威爾遜將軍現年六十五歲，曾任英軍總司令，並曾指揮在波斯灣之英軍。威爾遜將軍之任命，係由英政府之國防委員會所決定。威爾遜將軍之任命，係由英政府之國防委員會所決定。威爾遜將軍之任命，係由英政府之國防委員會所決定。

保共產黨員六人殉難

臨死時引吭高歌

【路透社莫斯科廿四日電】保加利亞共產黨員六人，在布加勒斯特被處決。這六名共產黨員在臨死時，引吭高歌，表現了極大的勇氣。這六名共產黨員在臨死時，引吭高歌，表現了極大的勇氣。這六名共產黨員在臨死時，引吭高歌，表現了極大的勇氣。

巴西肅清第五縱隊

烏拉圭巴為非交戰國

【路透社巴西廿四日電】巴西政府今日宣佈：巴西已肅清第五縱隊。巴西政府今日宣佈：巴西已肅清第五縱隊。巴西政府今日宣佈：巴西已肅清第五縱隊。

吉士林之流的失敗

真理報

【路透社莫斯科廿四日電】吉士林之流的失敗，是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在歐洲各國之失敗。吉士林之流的失敗，是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在歐洲各國之失敗。吉士林之流的失敗，是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在歐洲各國之失敗。

準備冬季的勝利

蘇政府令增儲燃料原料

【路透社莫斯科廿四日電】蘇聯政府今日宣佈：蘇聯已準備好迎接冬季的勝利。蘇聯政府今日宣佈：蘇聯已準備好迎接冬季的勝利。蘇聯政府今日宣佈：蘇聯已準備好迎接冬季的勝利。

仍有示威運動

英海軍空戰

【路透社倫敦廿四日電】英海軍空戰，仍有示威運動。英海軍空戰，仍有示威運動。英海軍空戰，仍有示威運動。

游擊隊陷捕日兵

印緬邊境

【路透社新德里廿四日電】游擊隊在印緬邊境，成功捕獲日兵。游擊隊在印緬邊境，成功捕獲日兵。游擊隊在印緬邊境，成功捕獲日兵。

戈培爾肥皂泡破滅

奇傳的湯金若固綫西了碎粉役之普厄第
話神的軍空粹納了穿揭炸被士魯普東

【路透社柏林廿四日電】戈培爾之肥皂泡破滅。戈培爾之肥皂泡破滅。戈培爾之肥皂泡破滅。

達爾文上空

日機十三架折翼

【路透社達爾文廿四日電】達爾文上空，日機十三架折翼。達爾文上空，日機十三架折翼。達爾文上空，日機十三架折翼。

英美各報

續評斯邱會談

【路透社倫敦廿四日電】英美各報，續評斯邱會談。英美各報，續評斯邱會談。英美各報，續評斯邱會談。

邱吉爾已抵英

英駐蘇新使

【路透社倫敦廿四日電】邱吉爾已抵英。邱吉爾已抵英。邱吉爾已抵英。

呈遞國書

德機肆虐

【路透社柏林廿四日電】德機肆虐。德機肆虐。德機肆虐。

飢饉——納粹德國致命傷

王力

飢饉——納粹德國致命傷。飢饉——納粹德國致命傷。飢饉——納粹德國致命傷。

若沫郭

梅雨空太寂寞悶悶，頗像那人的表情都沉澀下來了。有雨在的說：這北露的天氣真是怪，一演戲就要下雨。聽說前兩次（一年春秋）和「大地回春」的時候，也是差不多天天都在下着微雨的。

有的更幽默一些，說：假使將來要下雨的時候，最好是我們演戲了。

和感覺着白天吃食者的不自由上來，但天是一樣的雨對於劇人是悲哀，對於農人

費。的，的確也是一個偉大的啟發。

辦公室裏面雲衛的太太程夢蓮坐在一條破舊的台桌旁，沒精打采地在戲票上蓋數目字。

桌上放著我所抱去的那個瓶子，呈著它那動人的古銅色，似乎也沉溺在一種不可名狀的焦愁裏面了。

忽然在我心裏浮出了一首詩。

我做了一首打油詩啦。我這樣對夢蓮說。

相與是會做詩的，爲好之夢遂是會做詩的，爲好之後便沉沉了一會。說：兩個「抱娘」字重複了。不大好說着地便把第三句改爲了「一戰是熱情驚大士」。她說是你把她觀音大士驚動了，所以才下雨啦。

「那嗎，索性把『梅霖』改成楊枝吧。我接續說。於是時便改變了一番面貌

鄰室早在開始排戲，因爲有兩位演員臨時因故不出場

有三尺來高的半壁作爲欄杆，和天井隔著，左右有門出八。

在左手的門道上，靠壁有條板棧，飾嫻嫻的瑞芳正坐在那兒。

拿蓮把手裏拿著的詩給她看。

「這一「怒」字太兇了！」瑞芳看了一會之後指指第四句說。

我覺得是觀音菩薩生氣啦。我這樣說：「今天老

，所以才能够保证得藝術構造得好。

「好的，我要另外想一個字來改正。我回答說：『爆頭出場了！爆頭！』」導演的陳懿麟在叫，已在開始預演第四幕，正該瑞瑜出場的時候。

瑞芳趕緊蹣跚慌忙地跑到參加排演去了。我便坐在那位坐在上靠牆壁坐來。我先改成「遇」字。寫上去了，又勾倒過來。想了一

「改好了嗎？她問。」
我把改的「惠」字給她
對啦，這個字改得滿
好，這個字改得滿好。她接
着說，滿愉快而不真地。她
夢遊在邊境似乎也在思索
到這時候她說：「那個「
」字恐怕也要改一下才好
用不着吧！驚動了的
是常說的。瑞芳接着說，
然事那麼明朗而率真。

一般的，小商人丁。星期二，二十八日，星期
清早九點鐘的時候，雨又
起來了。四處的房屋都垂
了雨簾。
蘭住在榮善公寓一院裏面
手瑞麟，把麗麻和芳瑞約
來，在我的房間裏同川早
來。
瑞芳突然笑着向我說：「那
個字又應該改回去了。」
我覺得這話滿有風趣。我
答道：「真的，實在是生了
一個字。」
說罷，一天痛去。
說罷，一天痛去。

楊枝惠西北銘言。』

過這個字彭竟沒有改問因爲不一會雨就住了，快快地接連又噙了好幾好些人在看宵神，以爲「照原」一定無法演出的，終於在輾轉地演了五場。曉陽場客滿，打破紀錄，農劇人皆大歡喜。惠哉，惠

（三十一年七月八日）

我望着隊伍前面的紅綢，闪着奇異的光彩。我跟前隊伍消滅了的全體，跑來跑去，我一會兒，隊伍到了江邊了，到岸邊停泊的沒有開出的了。扳着鐵欄杆，從上面望下。

隊伍漸漸過來，帶着大塵，紙條像雨林落到了狂風。我第一眼就看見了克甫表得發亮的鼓鼓的，大旗飄動下着。不時地，他舉起了拳頭。

「聲音已經比我高萬倍了。」
「大來，被黃昏的太陽照得滾滾起來。我想想一個辦法，不能滿意。」
我立刻想到了辦法。我飛馳到輪船上。一口氣跑上了四樓來。真好呀，什麼都看清楚。喊叫和旗子的搖動。搖動的出很大的沙沙漠。」
九。他在最前面的一排。在紅以一種輕快而健壯的步伐走揮着，喊着口號。所有的人

一個走夜路的同伴所講的故事

你曾經訪立在空曠的場地上，凝靜神，注視過夏夜的天空嗎？

在這滿天星架的夜晚，那一顆顆擠聚在無數夥伴中間的，小小的，發光的「生命」，她們曾經引起你一些什麼樣的思索呢？

是她們那閃爍着的光芒，照亮了一些你生命中的顫動嗎？是她們那無限多的數量，打動了一點你智慧中的驚異嗎？

我知道無論你想起什麼，在你的目光向高空久久凝睇時中，你一定感覺到那掩映在繁星後的背景，是那一片在夜裏看去，依然是藍澄澄的，瀰漫深沉和無限的藍天呀！

如果你還有一個天真，「未失赤子之心」的，年輕的意念，你會想向這寂滿星架的高空，提出在別的時候自己還認為太早的問題的。而其實，這難道還不是等於自己問自己嗎？是的，護有些事情，自己好好地問一下自己，這是一個含着何等意義的，有益的舉動呀！

當你有什麼事情要自己細細地而且深刻地反問的時候，我以為最好莫如在這滿天星架的夜了。

定可以看到：偶然，一
牠就拖着長長的光的尾
正當你的心一度驚動
空裏。當你再一定神，
撼動的。星羣是不會被
出：

「啊，一顆流星！
始定在自己位置上的
然的滅亡呢！
說流星是脫離了運行
，和空氣摩擦着，才發
有了天文學和識後才知
意每一顆星光都好增
宙規律的和諧，保持清
說一夜間不知有幾千幾
。）你也有什麼掙扎和
我們願意所有的星光
還幻滅的，悲劇的角色

和小小的星光，伴了一下剎那所吹動那樣的，而匆忽一閃，迅速地滑溜了過去。牠就淹滅在深無底的黑夜深已完全消滅。天空是沒有被亂的。但是你，仍會這樣喊星，憑了什麼，牠遭遇這突道的小行星，墮到大氣團裏最後的一發光燄，還是我們的。如果確是這樣，誰不顧的，將軌道運行呢。誰不願意守恆的堅定呢。而流星，（這這樣被毀滅的一發光體）呢許的悔恨嗎？

永久的驚憐。我們是不喜歡

樹上出現了許多新近的人物：有帶襖子的女人，有掛着斜皮帶更多的，是穿得很單薄，晒得黑，這些士兵的出現，和過去的，只要得上出現了幾個北佬兵的一般稱呼。一，一點點，這統統開店門來的。而現在，這裏人的好意，人民用過去所沒有又路口，巨大的木牌寫了巨大「革命軍不怕死」

不要錢
不要快

軍民聯歡大會是在城裏最大而且過去有名的刑場。槍斃過，是，當時誰也不會想到，不，驚！的刑場時。

我第一次看見這樣多的旗幟，燦爛的男女工人，隊伍零散的，的。最後，那批新開到的士

剪髮短髮，穿著藍布短衫繫黑綢的腰帶，拿落皮鞭的少年軍官，而黑的是兵兵。

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在過去（人民對那些軍閥部隊士兵）人民對那些軍閥部隊士兵預設可以使整條街的店舖統統士兵很快的獲得了當地人的態度對待他們。市街的門

[illegible]

一望究竟。當人羣漸漸疏着，一口皮的舊板棺材。

他們穿着藍布灰色制服，生這一隊人都哭喪着脸。

掛着眼淚。

到好幾只是重複着「一二」

到勝利……」

那條路。我望着，歌聲和後面。我一直望到連影子

裏的三個大小廣場，同時都走出身的總工會主席、人們指手劃腳地談論上

日最活躍的學校，朱校長是四縣農民協會的組

的學生，當作父親一樣

丁

呢

叫

種

，

，

丁

「舅父，今天我不回去了。我……」

「唔，情形還好嗎？今天，才……有危險吧？」

「危險，恐怕沒有什麼危險，」

「那位『張司令』派人向我們鐵路工人和紗廠工人復工，可是他漫放，然後再談復工。可是他漫放，一口氣說到這裏，就停止。」

「哦，不要多說了。你去睡。」

「天大事情也不要出去！」

「我看，明天……今天我回舅家底父親把克南兄安置在屋裏，我們不要同別人說話。」

「這個半夜的逃亡者，把我底底想來想，想得很多。」

「我先告訴你，克南兄是我一個小店員。在一家南貨行裏，他底病癒了的父親和有着三四個孩子住在內下里地也有三四個……」

校長他們被殺了。你怎麼
只是……老朱他們被捕後
請條件。要我們先下令
將他們釋放。我們要他先
有表示，誰知……今天！
吧。你在這裏且躲兩天
最後一開房裏。他也關照
趕走了。我躺在床
上，原是他
多錢錢家
他養活的

情種的有網把知裏感章璧出

第二天，克南表兄吟誦着魯賓遜的年輕人，不應該這樣魯莽。有時候又慈和地說：你母親以命孤注，進一去冒險顯然的危險。亞明的這一些說的說教，對於那時的他怎樣想法的呢！只是隱忍着父親，說得很少，只是應付着父親。有許多事，惹起他，連我當時也知道在他是無法逃避的。在這小小的房子裏坐著。他聽着我上掛鐘的手錶。有時又憂愁目什麼東西來。

談話中斷的時候，桌上時鐘……

出去，說有很重要的事
終阻止着他。企圖以各
時不要走出這一間小小
時候是很嚴厲的，說是
，不作打算，去自投羅
留下你一個人，你不能
克南表兄完全無用。雖
偶然解釋一二句。他心
許多在他心裏起伏着的
說出來的。
着我底父親絮絮的、好
，望穿天花板和四面牆
地打開了抽屜，却不拿
以一種沉著的單調的滴

輕輕的涼風爰撫着你。緩緩的流水陪伴着你。而半山腰一點點閃爍着熒火的燈火，他們也何嘗不在你肩旁把牠們當作「地上的星光」呢！

你可以想像那些顆黃色的星，都是一個個溫和的笑臉。像你在白天裏所看到的和你最親密的同志那樣的眼光。像你在白天裏所遇到的指示你道一些什麼的同志那樣。

你甚至可以想像：在這密密層層的星羣中，正像地上無數的閃光的，善良而忠勇的靈魂環羣着，而你自己是其中的一個。擠得感覺，光芒感漲。當然，你會說，那麼，這一條斜斜地橫在中天的銀河，不是更像我們中間最緊密，最凸現的那支洪流般的隊伍嗎？

是的，——從星斗戰戰兢兢，以昇象寄托着人事上的一些什麼，那已是陳腐的神話了。那是當人們想像着自己的神，為創造萬物的和全知全能的，把人們自己最高的努力，寄托在神的身上那種時代的，一種超越生活的話。

而我們，誰都堅實地站在地上。我們，誰都已把自己最高的努力寄托在自己的集團了。我們已無須把自己高遠的理想，寄托在神話之中。並且我們已確實懂得把這種理想現在地上的現實中的方法。而那過去來的，虛偽的神話，已經沒有跑到我們信仰中去了。

人們，怎麼能够說我們這樣的理想是玄妙的，荒唐的呢！我們，我們是有權利把我們的事業理想，和這宇宙中有任何的一切，來作楚風的比較的。

現在，你還在注視這滿目珠璣的星羣嗎？那麼你一半山腰一點點閃爍着熒火的燈火，他們也何嘗不在你肩旁把牠們當作「地上的星光」呢！

你可以想像那些顆黃色的星，都是一個個溫和的笑臉。像你在白天裏所看到的和你最親密的同志那樣的眼光。像你在白天裏所遇到的指示你道一些什麼的同志那樣。

你甚至可以想像：在這密密層層的星羣中，正像地上無數的閃光的，善良而忠勇的靈魂環羣着，而你自己是其中的一個。擠得感覺，光芒感漲。當然，你會說，那麼，這一條斜斜地橫在中天的銀河，不是更像我們中間最緊密，最凸現的那支洪流般的隊伍嗎？

是的，——從星斗戰戰兢兢，以昇象寄托着人事上的一些什麼，那已是陳腐的神話了。那是當人們想像着自己的神，為創造萬物的和全知全能的，把人們自己最高的努力，寄托在神的身上那種時代的，一種超越生活的話。

而我們，誰都堅實地站在地上。我們，誰都已把自己最高的努力寄托在自己的集團了。我們已無須把自己高遠的理想，寄托在神話之中。並且我們已確實懂得把這種理想現在地上的現實中的方法。而那過去來的，虛偽的神話，已經沒有跑到我們信仰中去了。

人們，怎麼能够說我們這樣的理想是玄妙的，荒唐的呢！我們，我們是有權利把我們的事業理想，和這宇宙中有任何的一切，來作楚風的比較的。

現在，你還在注視這滿目珠璣的星羣嗎？那麼你

「……民國十六年是一個家鄉——一個江南的中等商埠的，對於這樣一個城市是空虛的，但是，請你不要著急。你只是能够懂得這一切嗎？沒有色彩，缺乏見聞的耳朵聽着雜亂的中，吸收着每一鱗一爪的印象。」不過，你要知道，這些印象歷程中永遠抹不掉的。你說說着後起的一輩，總是這樣自然的下的草根那樣。

我現在最羨慕這些兒童園兒的光彩，要比我們更開發得昂哨，描着畫了紅布的手刀，了希望和熱忱。我們在這樣的因事呢。

那樣的一個時代，雖然留給但這些印象的碎片，在我以後的，由於牠們有着基調上的——苦難的經歷中，被染上的鮮血而自己會漸漸連串起來。我常常戰鬥的勇氣。這幾乎是非常當那時我是一個剛剛入學的，就個學期學堂沒停過。」這對於我們有了更多的機會在課後的多些見識。像你在狂瀾激盪的多年後診治的員役呢。而且

滿而絢麗的年代。在我們底都市，曾經發生了多少多少的變故啊！

爲當時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小小的眼睛露出驚奇的眼

睛的事。在這樣多變的動亂

中，僅僅如此而已。

的深刻和有力，却是在生命

一個偉大年代教育着，影響

和深遠，懷柔多土地裏埋藏

和青救會員了。他們底生命

嗎？我望着他們在村口站着

聽着他們底歌聲。我底充滿

年紀，真不知革命是怎麼一

我只是一段段零亂的印象。

許多年來生活的摸索和搏鬥

致，有着我們老大的民族在

的色彩的相同，這些印象就

在這中間奪取生命的熱力和

然的，非常和諧的。

中學生，那一年學校鬧風潮

這件事情，我現在倒底的是

的其實不是這事情。我們孩子

的情形，於取捨取一些事情，一

還不能算是絲毫無用的一具

[illegible]

唱着同樣的歌：

「——」

唱了。但成千成萬的人這樣唱的。

記得雷一般的拍掌聲。我劈坐在地上。你給我的印象是：他露着白牙齒的笑臉；我的皮鞭，欣賞過圓在他臂彎的舞草。

和奧斯充滿了這個城市：開始標語。女人紛紛剪短了頭髮。——真是說不盡呀！

店舖的小店員全加了薪水。起碼一個菜餚站櫃台的夥計的工資，被加到十元八角了的錢很多的嗎？」

點這一過去不久的時代的一幕描寫，我又何必多諸呢！」

在人們底口中飛來飛去，隨人在背後對這城市裏幾個說了是從上海傳進來的歌兒什麼似地不穩定，還是孩子

自從一防守司令官「一來，生」自來。今天的被殺，原來是佈置得早有宣佈)而迅速，分開在三個地點學生知道了。他們約好了分頭去救護受傷的同學。

陳伍，制服也穿得齊齊整整，帶着子手砍斷了朱校長腳邊的歌聲接連就起來了。跟清歌的歡呼聲放大哭了。但他們的這一片以己意齊奔的步伐告別了他。這一天，我很遲才回家去，看到音樂的工會的紅色臂章，和糾

二

「我得告訴你：我家住在城裏，到這裏來的人，什麼也不清楚。開槍我急着想發出空洞的回響。」

院子裏用鐵廠的聲音，吞問着我們們散亂地坐着。他們都好容易找了一個地方坐了下來。

這是一個夏天的夜晚。天空很高，眼睛在窺視着我們。我抬眼自己也不知道什麼原因。周圍的印象使我到處大聲喊起來了。屋外的野狗大聲吠叫起來了。使我的驚愕地從迷惘中醒了。父親也從樹林中站了起來，囑咐

校長和副的幾個人都被捕，很秘密（他們連人名也沒方同時逮捕。但這事很快來集合在這廣場上。排起隊的時候，現有在場的學生容地正敢了敬禮。悲壯和滴血的棺材，這一隊學底先生……」

在街上看見了不少被人所砍的木棍子……」

邊幾條長長的，狹窄的巷路燈。從明光的街上，驟然在踐踏的石板上的時候，

有人來開。我聽見父親在誰。——院子裏，樂游的很久沒有說過話了。我隨

滿落了星星，好像無數的好頭，呆呆地盯住牠們，我天氣使我的胸部膨脹。許在睡地是哭的。

來，有一非常急促的板門。有人迅速跑去開門。一會兒要開清是誰才開。

「……終於，當這時代的變態也漸漸露面目了。起初工人們的代表，後來又成了全市的總工會代表，他改名了。報紙上開始刊載他的名字，叫作『周樹人』。他有一雙蓬鬆的眉毛，像一隻黑熊的鬍鬚，美的時候，張得很開，似薄薄的笑唇總是一半抿着，一定又很頑強。他那矮矮而微胖的身體，和母親們談話，說這是一年輕衣表，她們是慶幸着他底這種改變的。法的。雖然他確實也沒有知道這

小兒時，當他自已有了孩子，十三、四歲就學會了親戚們傳着。逃學是極出我底父母通常當拿他作例。很多鬧着偷偷地跑到廣東忽然變了樣子。誰也不知道，絕手不打牌了。親有這兒這樣的奇蹟。好多一些多說了幾年當的中學活感得不吃喘氣的沒出息。這是默地不多說話的。他是這兒不是一種一身廣體胖求一些神聖的東西的一種。去發展了灰黑的一對大手要從他的臉上飛向高空是有着什麼愉快的祕密似成了結婚年齡的一種改變。但我底父親是反對這種究竟爲什麼。

這些時候，父親暫時離開了這自己無法安排。他甚至也心不這樣的一樣清道，對他顯然是皮鞋的腳，在地板上愈促而的初學者，胡亂用不順手的儀設品，而使他更為焦促和零亂。這樣的散步因為急促和零亂，我更是只看著他。我當時有許多我被他那失當的舉止所壓住了。這次，克南表兄又突地站了窗的窗檻下。他打開了兩層屋窗外是一條河，緊靠著這屋牆條條立的船桅的影子，投進這偶然還可看到一大片灰白的克南表兄出着神，停在窗口。外的更多的事情。」

「……整個上午，許多消息被很多流煙放火燒了，打傷了被三十多個學生被拆了去。車站開到了大批從上海來的。最單站開了火車工人復工的。最出了大廣告：舉舉行「游駕」。

間。克南表兄似乎更驕
 焉地在房裏踱起步子來
 常不合適的。他那兩隻
 亂地踐踏着。像一個拙
 笨，蹣跚不整齊的虛線那
 邊時常碰撞着房子裏的
 使他又回到桌旁坐了下來
 路要短對他來說。父親雖然
 是爲了這。我的問題是
 我怎麼纔能說得出呢
 起來。他走到朝後一排花
 接着白紙的大窗子。
 來來往往的船隻，把一
 小房間裏來。坐在房裏的
 我。我
 我知道他在思想着小房間
 跨了進來：總工會昨天晚
 好些人。省立中學被停閉
 工人糾察隊也解散了，機
 位，武裝的和便衣隊，他
 以，有人說「防守司令部官
 勵，要統籌「反動份
 (未完)